

当农民成为“艺术家”

“葛家军”艺术振兴乡村西行记

本报记者裘立华、顾小立、吴帅帅、郑梦雨

(一)

山路十八弯。水路九连环。
贵州省，晴隆县，光照镇。大巴离镇里定汪村的距离越来越近，来自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葛家村的葛万永和他的12位村民同伴们的心忽然紧张了起来。才下公路，又进小道。钻入山坳，忽见洞天。

尽管所人都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葛万永和他的同伴身上，却肩负着重要使命——用艺术改造定汪村。

葛万永记得，2019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丛志强带队来到葛家村，在村里开展了一场全新的“艺术家驻村”试验，与乡土农民碰撞、互动之后，葛家村不仅面貌焕然一新，还成了远近闻名的“艺术村”。不到一年时间，村子就成了网红景点，全年吸引游客超过30000人次。

通过艺术设计的方式，让老百姓成为乡村致富与振兴的积极主体，借助艺术解决乡村问题，尤其是乡村发展中普遍存在的“政府干、村民看”的主体意识不足问题，是葛家村艺术试验的初衷。

当这场艺术试验“开花结果”的消息传到宁海对口帮扶24年的晴隆县时，当地干部群众一下来了兴趣。

“有没有葛家村村民愿意和从教授团队一起来，给我们‘上上课’的？”定汪村驻村干部向葛家村抛出了精诚协作的“橄榄枝”。

“有！”葛家村党支部书记葛海峰的回应迅速而坚定。贵州的兄弟姐妹们需要什么，我们就分享什么。”

经过层层选拔，13位村民脱颖而出，组成首批前往定汪村的帮扶小组，于今年8月16日上午抵达村中。

一次为了共同繁荣的承诺。一个为了美好未来的约定。就此，郑重许下。

(二)

定汪全村三个村民组均为布依族，99%以上的村民姓罗。近年来，村里的蔬菜种植业日益发展，村民持续增收，脱贫攻坚在该村已取得决定性成效。

然而，下一步如何由“温饱”到“致富”？如何由“自立”到“自强”？如何由“富口袋”到“富脑袋”？这三个问题仍等待着科学有效的回答。

13名葛家村村民在定汪村被当地干部戏称为“十三太保”——或许是因为他们就像水中的“神行太保”一样，每日跋涉，未得停歇。抵达当日下午，“十三太保”便把村里走了个遍，晚上商量好内容后，第二天便跟当地村民坐在一起开始开会。

定汪村民俗气息浓厚，很多地方可以改造和开发；基础设施还不完善，没有路灯；村庄环境仍待提升，鸡鸭牛马各种牲口粪便遍地；可利用的现成资源少了一点，毛竹石头等必要材料一时无处可寻……

葛海峰、葛万永、葛诗富等“十三太保”挨个讲了话，向围拢过来的村民逐一分析村里进行艺术改造的利弊条件。村民们静静地听着，有的默默地卷起了旱烟吧嗒吧嗒开始抽，然而却没什么人愿意说话。

“你们能给我们‘搞艺术’？我们不太懂啥是艺术，搞了有什么好处？”许久，一个声音从人群中冒了出来。

“我们是来和大家一起‘搞艺术’的，你们才是村子的主人。你们要和我们一起干。”葛海峰的语气中透露着沉着和坚定。

“啥是艺术？艺术就是让大家日子越过越红火！”葛万永给定汪村民描述了葛家村改造前后的面貌，并拿出手机里的图片给大家看。“葛家村能做起来，定汪村怎么会不行？一定行！”

根据定汪村实际，一个“三步走”改造方案被拿了出来：第一步，“十三太保”带着定汪村村民一起分三组清洁环境、治理村容，为艺术改造打下基础；第二步，“十三太保”各自发挥所长，给村民做出艺术创造的示范，手把手“传帮带”；第三步，让初得成果的村民放手去干，把艺术改造的常态化机制建立起来。

“我们的根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告诉定汪村民一种理念：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自己‘当家’丰衣足食，自己‘做主’改造家园。”葛万永说。

晴隆，山高谷深。宁海，海阔风平。

乡村民宿开在“穿过芬芳的山谷”

我的“十三五”

日前，记者来到天津市蓟州区穿芳峪镇小小穿芳峪村。古朴典雅的小四合院民宿洒满阳光，民宿主人张素兰正在院中一隅的紫藤花架下逗外孙玩耍。

“今年‘十一’假期可是忙坏了，院子里的两个套房、4个标间节前半个月就订满了，我每天都忙得叮叮咚，张罗着测温、消毒、换洗、做特色美食。现在，接客高峰过去了，能稍微歇一歇了。”50岁的张素兰乐呵呵地对记者说。

穿芳峪，意为“穿过芬芳的山谷”，环境幽美可想而知。早在明清时期，就有朝廷官员、文人



昌琴忽然有了主动去优化的创意。

“当然可以！我们还是一起来做。”

自那以后，袁小仙发现——

村里布艺加工的教室“织梦坊”里，常常在深夜还传出穿透大山浓雾的灯光。

(四)

8月30日下午4点30分。定汪村。织梦坊。

一张简易的桌子，一根木棍搭起的支架，一部借来的手机。调好App功能，摆好刚做完的作品，定汪姑娘罗随妹忐忑地坐到了手机摄像头的正前方。

作为定汪村第一位“带货主播”，罗随妹即将和两地村民一起，完成一场推销这两天“艺术成果”的在线直播。

“全天然的，看起来挺别致”“这个大象抱枕挺好看，链接在哪里”……没过几分钟，直播间里的弹幕便涌了上来。无论是极具民族特色的布艺刺绣，还是巧手织就的手工发夹，都得到了屏幕那头网友的好评。仅仅过了一个小时，直播的在线关注量就达到了10万人次，下单付款的买家也在不断增多。

晚上7点30分，罗随妹“主播初体验”的成绩单出来了：直播共卖出产品51481元！

“意外，很意外，简直不敢相信。原来，我们的艺术作品不仅可以让山村变美，更能够让山村变富。”罗随妹说，以后在家门口就能带动乡亲们一起奔小康，想想就令人激动。

艺术的魅力，让定汪村的青年人出去了又归来。

和当地很多同龄人一样，罗运恩不到20岁就外出打工。他在广东、广西、浙江的工地上奔走，打桩工、木工、泥工、电焊工什么活都接过，什么力都出过。8月下旬，他在抖音上偶然刷到了家乡正在进行艺术改造的视频。

“我看了一遍又一遍，一天又一天。”罗运恩说，越看他就越坐不住，“心都飘起来了”。他做了一个决定：辞掉现在的工，回乡和大家一起搞艺术改造。

“万事开头难。我回乡发展，是为了带动更多的乡亲们靠这条路径起来。”罗运恩说。

在“十三太保”之外，越来越多的民间人士也来到定汪村，为乡村振兴出谋划策。“通过当地百姓喜爱的花椒、蔬果等植物进行庭院设计，这就是一种很好的艺术。”宁波插花艺术家秦雷说，当他来到定汪村，就爱上了这里。

乡村里的艺术气息，不挂在金碧辉煌的展览馆里，而深埋在孕育果实的土壤之中。在“十三太保”眼里，口耳相传的历史，家长里短的故事，一种“我能”“我会”的自信，一份“我行”“我上”的勇敢，都是艺术“种子”最真实的外露。

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当这颗种子真正长成参天大树时，大山深处那一张张素面朝天的面孔，将由内而外散发着光芒。一场古老

“当然可以！我们一起来做。”听到这句话，袁小仙既兴奋又感动。

袁小仙给项昌琴初步解释了一下布偶做法，并说明了需要的材料来源。项昌琴认真地听，认真地看，不时低头拿起材料研究琢磨。袁小仙发现，布依族妇女似乎天生就心灵手巧，不少技法往往“一点就通”。

“教学的那几天，我和‘学生’都没睡好觉。因为我晚上总在想，白天到底教了什么，而‘学生’晚上总在想，明天又可以学到什么。”袁小仙说。

没过两天，“学生”的作品出炉。“做得真好！”袁小仙的点赞，让项昌琴像个被表扬的孩子一样，脸上挂着羞涩而惊喜的笑容。

“我有一个主意：玩偶绣上布依族特色图案说不定会更好看，你觉得呢？”做完布偶，项

他开始规划将小穿芳峪村打造成全景式特色旅游村。

孟凡全带头在村里修建高端化民宿。“高端是啥，开始村里谁都不知道。我想着自己小儿子过几年也要讨媳妇，新房总是要盖的，就在2014年跟着孟书记一起把自己的院子改造成民宿。”张素兰回忆。

铺设污水接管网、建立生态厕所……到2015年，小穿芳峪村容貌焕然一新。采用空气热源泵取暖后，做到了安全清洁和节能；整洁平坦的道路延伸到古朴的里巷深处，连接起一家家青瓦民宅。村里还先后建成了乡野公园、农耕文化体验园等休闲旅游项目。

这些年，随着整体特色旅游氛围的改善、

升级，小穿芳峪村陆续被授予“全国美丽宜居村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称号，名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

“之前来过的游客都说好，成了回头客，还经常介绍熟人来。”张素兰高兴地说。

就这样，张素兰和村民们都吃上了“绿色饭”，钱袋子渐渐鼓了起来。据了解，2019年小穿芳峪村旅游收入约800万元，今年村民人均收入将达到3.7万元。

炖大鹅、炒松蘑、烧水库鱼、做野菜馅饺子……张素兰又要去忙着为客人准备特色农家饭了。“都说‘十月的萝卜赛人参’，我还得给客人加道萝卜的特色菜。”张素兰说。

(记者张宇琪)新华社天津10月13日电

本报记者张博令

金秋时节，天气渐凉，祖国东北部边陲三江平原上的建三江七星农场却洋溢着丰收的热情。一片片黄澄澄的稻谷随着秋风荡起金波，一台台收割机在稻田里齐头并进，卸下金黄的外衣，露出翠绿的底色。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七星农场不仅没有农户下地收割的身影，就连农机驾驶座上都空无一人。无人农机成了黑土地的主角，管理人员坐在一旁低头盯着手机，无人收割机伴着轰隆隆的发动机声缓缓前行，遇到田埂尽头便自动转向，不偏不倚地挨着稻茬开始下一波作业。

近日，在碧桂园与北大荒联合打造的建三江无人化农场试验示范项目现场，正上演一场“大练兵”。该项目由碧桂园农业与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合作建设。这是目前国内针对主粮作物的规模最大、参加试验示范的农机设备最多、作业环节项目最全、无人化技术最先进、农机田间作业无人化程度最高的一个无人化农场项目，也是迄今为止全球首个超万亩的无人化农场试验示范项目。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锡文对该项目高度赞扬。

走出田头，“无人”参与生产

“自己以前在地里铲地，忙活半天，身上一身泥土，两手磨得全是茧子，抬头瞅一眼，到头还有老远，天天都在想着啥时候是个头。”北大荒股份有限公司七星分公司的种植户郭金宝回忆起以前的农忙状态。现在有了无人化设备，不仅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生产效率也上去了。过去种地靠体力，后来种地靠智力，现在种地靠智能，无人化农机把农户们从田里解放了出来。

“无人化农场不是没有人，而是要让人从田间走出来，让智能参与生产。”中国农机化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方宪法介绍。近年来国内无人驾驶农机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各地无人农场的试验探索。

七星农场所在的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是中国农业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领域的佼佼者。2019年10月，碧桂园农业控股有限公司与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签署合作协议，联合国内外头部农机制造、智能农机装备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黑龙江建三江打造超万亩的无人化农场试验示范项目，计划两年内实现多种无人机协同的大规模机群作业、无人监控、无人驾驶等无人化作业解决方案。

以房地产业为主的碧桂园为何发力探索农业，部分原因来自集团董事会主席杨国强对农业的强烈“执念”。他曾说：“42年前我种田，42年后我回去种田。”身为全国政协委员，他还数次在两会上为农业农村发展建言献策。

技术驱动，掌上也能丰收

演示会现场不仅展示了秋收时的无人收割机，还进行了耕整地、播种、插秧、喷药、施肥、收获、运粮等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无人化作业演示，无人驾驶拖拉机、插秧机、喷药机分别对应不同场景，无人化作业现场的有序、顺畅让人们啧啧称奇。

随着信息技术的智能化趋势，从传统“镐锄镰犁”到智能化、“金戈铁马”已成为现实。“2018年的时候我开的是拖拉机，现在我开的是手机。”演示会现场操作技术人员高培元得意地举起手机向记者介绍。“我们通过北斗导航架设网络基站配合移动网络，实现对车辆的远程操控，无人机就能自己工作了。”

记者来到位于农场一侧智慧农业农机中心二楼的农业物联网综合服务信息平台，几乎占下面墙的显示屏尤为显眼，左侧画面是各个机位的监控镜头，中间是无人农场的模拟情况，右侧屏幕正中，农机模型的图标在地图上“画”出一条条笔直的蓝色线条。工作人员介绍，每台农机设备的作业状态、作业数据、卫星定位、作业轨迹等信息都会在这里汇总，在监控中实时呈现。“我们还能远程操控无人农机的作业状态，一旦发现问题，这边就能立马中断操作。”

据了解，该项目实施近一年来，近40台套农机设备参加了田间作业试验示范，完成了玉米大豆水稻三大农作物单机无人驾驶田间作业耕种(插)管收运五大环节、20多个作业项目的试验示范任务，预计到秋季作业结束全年累计可完成田间作业面积16000亩。

无人化农场，端牢“中国饭碗”

传统农业中劳动生产主要依靠人力、畜力，但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业劳动力短缺的情况日渐突出，丰收时节招不到人下地收割是常有的事。尤其是今年的粮食生产先后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关”“洪涝关”和“台风关”，端牢“饭碗”对稳固经济基础更具重大意义，也让无人农场高产、高效、安全的特质显得尤为耀眼。

近年来，不少互联网企业也在纷纷“入局”，百度实施“AI+农业”计划、阿里力推人工智能养猪、腾讯正搭建“智慧农业平台”，这些科技主导下的农业很可能就是新的“蓝海”。

“发展建设‘无人化农场’符合未来农业的发展，碧桂园和北大荒建三江无人农场项目的合作能大幅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会长刘宪表示，“还能总结经验，优化和集成无人化技术，拿出可复制、可推广应用的无人化农业生产系统和无人化农场系统解决方案，为全球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该无人化农场项目规划分三年实施，建成后总规模将超过1万亩，最终将探索构建一套农作物耕种管收运全流程无人化作业系统的解决方案。

“我们期待，无人农场在全世界大规模推广应用，最先进的自动化农机具在田间不停运作，打造机械播种、加工一体化的无人运作体系，大幅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粮食产量，达到综合投入利用的效益最大化。”杨国强说。

世界最大无人化农场北大荒“大练兵”

过去种地靠体力，后来种地靠智力，现在种地靠智能